

铁兵记忆

丰碑屹立加格达奇

袁 鹏

因为加格达奇站升级改造项目的中标,我借机深入了解了61年前铁道兵修建嫩林铁路这段历史。很庆幸,能把这段可歌可泣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。

加格达奇,初次念还有些拗口的地名,在鄂伦春语里意思是“有樟子松的地方”。它位于黑龙江省西北部、内蒙古自治区东北部、大兴安岭山脉东南坡。从空中俯瞰,映入眼帘的是被皑皑白雪覆盖和大片森林包裹的城市,“寒冷”无疑是它给人的第一印象。

新中国成立后,国家曾于1955年和1958年两次试图开发大兴安岭,由于极度严寒,都先后下马。1964年,铁道兵第三、六、九师共8万官兵挥师东北,冒着零下四五十摄氏度的严寒,跨冰河、踩塔头、扒雪路、穿密林。

老照片里,铁道兵肩扛帐篷物资在雪地中前行,这些以苦为乐的画面何曾相识,在通往抗美援朝的战场上,在抢建黎湛铁路、鹰厦铁路的崇山峻岭间,与铁道兵“哪里有需要就派到哪里去支援,哪里有困难就调到哪里去战斗”好作风一脉相承。最终,英勇的铁道兵没有辜负党和国家的期望,不仅在大兴安岭“站住了脚”,还生下了根。没有菜吃,就挖野菜,蘸盐水;没有水喝,就砸碎冰块,融冰成水;没有道路,就用斧头在原始森林里砍出一条条道来。

在纪录片《永远的铁道兵》里有这样一组镜头,大半夜,帐篷外是齐腰深的大雪,战士却在户外跑步,黑白影像间,战士嘴里呵出的白气格外醒目。原来大兴安岭冰冻期长达8个月,最低气温零下57摄氏度,一开始战士们在帐篷中央放一个空汽油桶当炉子,用这种方式取暖,往往是前胸温暖后背凉,半夜被冻得实在睡不着,就只好到雪地里跑步取暖。早晨醒来,毛皮鞋经常被结结实实地冻在地上,需要两人合力,才能拔出来。为了攻克帐篷里寒冷的问题,他们因地制宜发明了“地火龙”。

铁道兵的智慧也在这极端环境下得以充分展现。呼玛河大桥是嫩林铁路的咽喉工程,战士们创造性地发明了“冻结法”技术,以冻治冻浇筑桥基,用铁锤加钢钎逐层剥冰,同时在上游开出引风道,下游架起挡风墙,把寒风引进基坑,降温促冻,便于基坑开挖。为防止混凝土冻结,保证工程质量,他们又创新用铁板炒、开水烫等方法,硬是把六十万方砂石的温度,从零下四五十摄氏度加热到零上三十多摄氏度,相关技术不仅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,也为后来青藏铁路冻土施工提供了技术准备和宝贵经验。

“豆腐冻得像石块,猪肉冻得像铁块”“开门用脚踹,喝水用麻袋,五黄六月吃干菜”“大兴安岭三件宝,

蚊子牛虻加小咬,夏天也是三班倒”……透过当年铁道兵编的顺口溜,我从未如此强烈地被铁道兵精神所震撼,就是这样一群平均年龄和我相当的人,喊出了劳动光荣,艰苦光荣,当铁道兵光荣的“三荣”口号,甘愿把青春、热血奉献给国家。

加格达奇北山公园内,铁道兵开发大兴安岭纪念碑巍峨耸立,默默地守护着这座城市。两根平行铁轨宽1.3米,高20米,中间由铁道兵兵徽连接,象征着铁道兵志在四方,为国架桥铺路以及在大兴安岭开发建设的20年。

纪念碑上的一串串数字镌刻下铁道兵的光辉业绩:到1983年底共修建铁路792公里,桥梁124座,隧道14座。距离纪念碑不远处,是肃穆的烈士陵园,那里安葬着大兴安岭开发建设以来不同时期英勇献身的革命烈士。

丰碑无言,林海作证。铁道兵战士用自己的青春、汗水和生命,融化了这块人迹罕至的冻土禁地,打破了大兴安岭冬季不能施工、半年施工半年停的论断,硬是把钢铁的轨道铺进了千年沉寂的林海雪原,更将“逢山凿路,遇水架桥”的铁道兵精神融注在祖国的最北端。

作者单位:中铁建设



西藏玛旁雍错湖旁的藏羚羊

杨奇越 摄

作者单位:铁一院



作者单位:中铁二十三局二公司

剪纸

高雪莲

作

书法 郝 颖 作

作者单位:中国铁建电气化局北方公司

情暖四方

风火山之巅

范铁群

虽然时隔23年,但想到风火山,我依旧心潮澎湃。

2002年的冬天,我站在青藏高原的风火山脚下,仰望着这座海拔5000多米的巍峨雪山。凛冽的寒风像刀子一样刮过脸颊,稀薄的空气让每一次呼吸都变得奢侈,每走一步都像是负重前行。这里是青藏铁路的咽喉工程——风火山隧道的施工现场,也是我人生中最难忘的“战场”。

初到高原,许多工友都出现了严重的高原反应。头痛、呕吐、失眠,甚至有人因肺水肿被紧急送下山。有人开玩笑说:“这里的氧气,吸一口少一口,得省着用。”但工期不等,我们必须尽快适应。

为了保障施工安全,我们每天都要测量血氧,随身携带氧气瓶。工棚里,深夜常常能听到此起彼伏的咳嗽声。可即便如此,没有一个人退缩。老工长常说:“咱们铁道兵,当年在成昆铁路、青藏铁路一期那么艰苦的地方都挺过来了,现在条件好多了,怕啥?”

风火山隧道位于永久冻土层,夏季表层融化,冬季又冻结,地质极不稳定。我们必须在零下30摄氏度的严寒中,确保混凝土浇筑后不会因冻胀而开裂。

记得有一次,隧道内突然渗水,钻机被冻住,施工被迫暂停。技术团队连夜开会,最终决定采用“热棒技术”——在隧道周围插入导热管,把地下的热量导出,防止冻土融化。那段时间,工人们轮班值守,确保设备正常运转。有人调侃:“咱们这不是在修铁路,是在跟老天爷斗法!”

在高原上,我们和当地藏族同胞结下了深厚的情谊。工地上有不少藏族工人,他们熟悉环境,帮我们适应高原生活。扎西是我们队的藏族向导,每次上山前,他都会递来一碗热腾腾的酥油茶:“喝了暖和,抗缺氧!”

通车前夕,扎西带着家人来看我们。他的小女儿好奇地摸着铁轨问:“叔叔,火车真的能开到这里吗?”我蹲下来,指着远方的雪山说:“能!以后你坐着火车去拉萨、去北京,再也不用翻山越岭了。”小姑娘眼睛亮亮的,那一刻,我觉得所有的辛苦都值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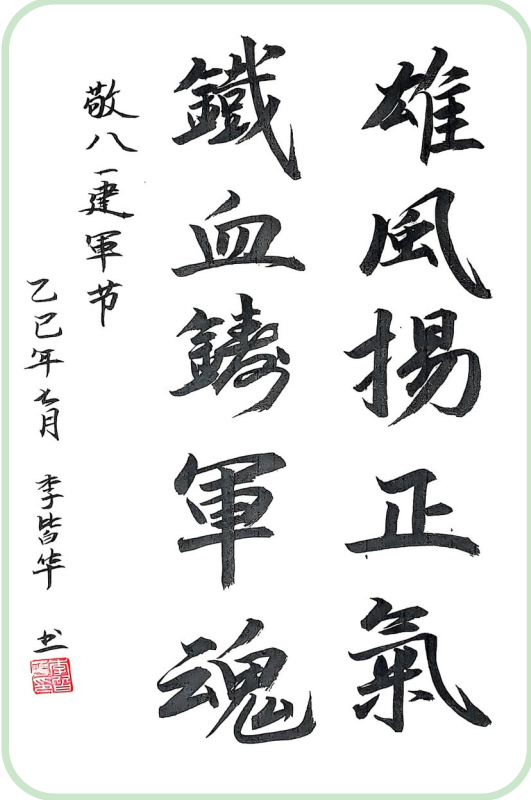
2006年7月1日,青藏铁路全线通车。当第一列火车鸣笛穿过风火山隧道时,我们这些建设者站在路边,看着钢铁巨龙蜿蜒而过,许多人红了眼眶,抱在一起又哭又笑。扎西穿着崭新的藏袍,给我们每人献上了洁白的哈达。在风火山的那些年,我们战胜了缺氧、冻土、极寒,也收获了最纯粹的同事之情和民族团结的温暖。老工长拍了拍我的肩膀:“小子,咱们干成了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冻土隧道,这辈子值了!”

如今,青藏铁路已安全运行近二十年,每天都有列车载着旅客和物资穿梭于雪域高原。每当我乘坐火车经过风火山,总会把脸贴在车窗上,寻找当年我们战斗过的痕迹。那些与严寒抗争的日子,那些与缺氧较劲的日夜,都化作了钢轨下的基石。我们修建的不只是一条铁路,更是一条连接各民族的生命线,它让雪域高原不再遥远,让藏族同胞的歌声传得更远。

这条天路,承载着建设者的青春与热血,也承载着西藏发展的希望与梦想。每当看到藏族小朋友坐在火车里好奇渴望的眼神,我就觉得,所有的苦都值得。因为在我们手诞生的日子,不仅是世界海拔最高的冻土隧道,更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温暖见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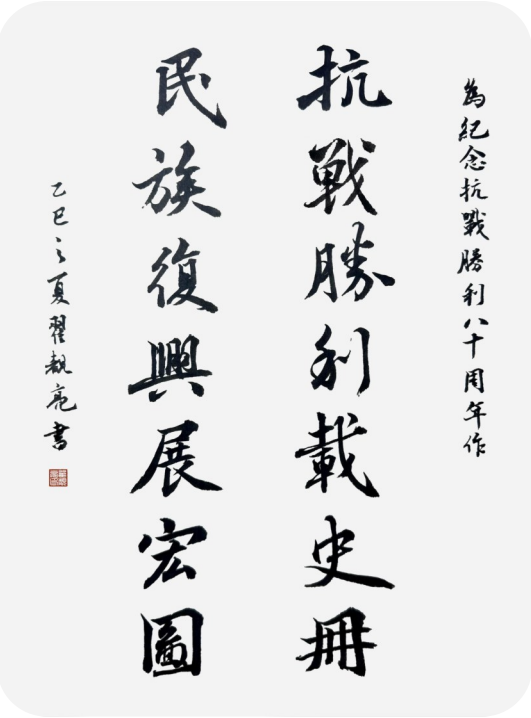
如果有人问我,在高原修铁路最难忘的是什么?我会说:“不是苦,不是累,而是当我们站在世界之巅,亲手让不可能成为可能。”

作者单位:中铁二十一局三公司



书法 李皆华 作

作者单位:中铁十一局建安公司



书法 翟靚亮 作

作者单位:中铁十五局

亲情似海

时光里的钢铁脊梁

赵小松

岁月的风掠过记忆的原野,许多往事都在流转中褪色,唯有父亲的身影,始终如一座巍峨的山,矗立在我生命的四季里,以军人特有的坚韧,书写着平凡岁月里的非凡篇章。

我总记得他腿上那道月牙形的疤痕。那是他入伍第三年的雨季,部队在外执行物资转运任务时突遇山洪,卡车陷在泥泞里,车厢里的装备随时可能被上涨的洪水淹没。父亲和战友们跳进齐腰深的洪水里推车,突然一块松动的岩石从山坡滚落,他一把将身边的新兵推开,自己却被岩石擦过腿部,他咬着牙没松劲,直到同战友把卡车推出,才发现伤口深可见骨。后来那道疤成了他的勋章,他说:“军人的热血,就是来保家卫国。”

转业到铁建装备后,父亲脱下军装,却从未卸下军人的担当。记得有一次,车间接到一批紧急订单急需加工完成,父亲二话不说带领所在班组,连续作战24小时,保质保量完成生产任务,腿上的旧伤疼得直打颤,却笑着对身边的徒弟说:“你看,咱当兵的,就没有啃不下的硬骨头。”

父亲的坚强,从不在言语间张扬,却在岁月里默默浸

润着我的成长。小时候,我总觉得他太过严厉,后来才懂得,那些以身作则的教诲,那些面对生活从不低头的模样,早已成为我生命中最宝贵的财富。如今,每当我在困境中徘徊,总能想起父亲机床前专注的背影,想起军营里那个咬牙坚持的年轻战士——他用一生诠释着,真正的坚强,是无论身处何地,都能以军人的姿态,扛起责任,踏实地走好每一步。

八一建军节来临,我望着父亲身着军装的照片,忽然懂得父亲说过的话。他不是天生坚强,只是把“军人”二字刻进了骨髓,把守护与担当,化作了日复一日的坚守。他是时光里的钢铁脊梁,用一生的步履告诉我:所谓英雄,不过是在平凡的日子里,把责任扛成了习惯,把使命走成了人生。

此刻,我想向他敬一个不标准的军礼。军礼里,有对一名老兵的敬意,更有对所有像他一样,用热血与赤诚守护岁月静好的军人的礼赞。您和您的战友们,永远是这个时代最挺拔的脊梁。

作者单位:铁建装备

行囊里的蜜桃

洪学鹏

背包摊开在地板中央,我跪着往里面塞卷尺和换洗工装。儿子突然爬过来,把一颗毛茸茸的桃子按进衣物深处,小指头因用力而泛白。那桃子还带着他掌心的汗湿。“爸爸,甜。”他仰着脸,眼神盯在我身上。我喉咙发紧,只能揉乱他细软的头发,将这颗不合时宜的蜜桃塞进背包。

高铁撕裂风声。我拉开背包寻找工程日志,指尖却触到一团湿软的溃败。那颗桃子终究没扛住挤压,蜜汁浸透了日志的边角,在纸页上洇开一片淡金色的沼泽。黏黏的汁水顺着缝隙爬下来,我下意识吮了一下,甜味下渗着铁锈般的涩。窗外掠过成排的桥墩,它们沉默地钉在大地上,而我衣袋里贴身揣着的蜜桃硌着肋骨——是临行前儿子硬塞进来的,他说:“核核,爸爸带。”

宁波的夜黏在皮肤上。视频通话里儿子整张脸几乎贴住镜头,鼻尖压得扁扁的。“火车!”他兴奋地举起歪扭的积木塔,塔尖挂着一小块粉色的桃皮。我想告诉他脚下就是梅山铁路的基桩,山间的风裹着松针的清香呼啸而过。话滚到嘴边,却成了干巴巴的一句:“蜜桃……好吃吗?”他用力点头,嘴角黏着果肉纤维,像沾着糖霜。板房外,探照灯刺破黑暗,钢轨反射出冷硬的光。我握紧口袋里那颗温热的蜜桃,凸起的纹路陷入掌心,像一枚微缩的道钉。

沉降仪的荧光屏幽幽亮着。我弯腰记录数据时,蜜桃硬硬地顶在胸口。月光下,新铺的钢轨如一道流向远山的河,衣袋里这小小的硬核,是唯一的镇石。千里之

外,他的小手里是否还攥着另一颗蜜桃?工地的夜是巨大的耳鸣,唯衣袋里这点圆润的触感,系着心跳的锚点。

推开家门时,背包带已勒进肩胛骨。儿子站在玄关光影交界处,像只迟疑的幼兽。我慢慢蹲下,拉开背包——裹在层层图纸里,一颗带着异地霜气的蜜桃安然无恙。他眼睛倏地亮了,指尖触到冰凉果皮的瞬间,整个人炮弹般砸进我怀里。温热的,带着奶腥气的冲撞,撞散了满身风尘。望着那点狼藉的湿痕,心头淤积的坚硬忽然塌陷一角——原来精密如全站仪的人生,也容得下这样混沌的甜。

背包静静躺在门后。我掏出那枚被体温磨得发亮的桃核,它和静力水准仪的备用电池并排躺在掌心。一个来自大地深处,一个结在阳光枝头;一个丈量山河的沉降,一个标记血脉的温度。它们沉甸甸压着,在父亲的双肩刻下隐形的量程:左肩是钢轨延伸的千钧之重,右肩是购物车里沉甸甸的企盼。

道钉深埋于路基之下,钢轨延伸向天际线外。我的行囊永远在出发与归来间循环往复,每一次抽身离去都剝走一块光阴。可总有些东西固执地留下:背包夹层里干涸的桃渍,衣袋里温润的果核,视频通话中那句含混的“火车”。它们如同隐形的道钉,在时空的裂隙中铆紧那些失落的刻度。当夜行列车载着我穿越旷野,我知道黎明尽头有座歪扭的积木高塔,正等待一列叫作“爸爸”的火车归航。

作者单位:上海院